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本義卷八至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鮑汀

詩本義卷八

宋 歐陽修 撰

巧言

論曰據巧言序是大夫刺幽王信讒之詩而鄭於首章解為刺王傲慢無法度二章以下所斥君子又皆以為在位之臣則與序文異矣毛訓憮為大鄭訓為傲據詩言亂如此大則義可通若云亂如此傲豈成文理曰父母且且當為語助鄭音苟且之且言王即位且為民父

毋其後乃刑殺無罪非惟學者附益以增鄭過就令只
依鄭說曰父母且茍且之且亦豈成文理鄭又以寢廟大猷
他人有心與毚兔共為一章言四事各有所能乃以田
犬之能擬聖人之能不惟四事不類又殊無旨歸蓋由
誤分章句失詩本義故其說不通也委委蛇蛇古人常
語乃舒遲安閒之貌毛訓為淺意不知其何所據也
本義曰幽王信惑讒言以敗政大夫傷已遭此亂世而
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

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我畏天之威已太甚矣實謹慎不敢有罪辜也此首章之義大夫先自訴也其二章三章遂述幽王信讒致亂之事其四章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云者寢也廟也衆工之所成也然規為制度本於君子是君子者皆知衆工之事也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謨也意謂聰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不知而至於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予亦能之

蓋歎幽王獨不能而為讒邪所惑也予作詩之人自謂也其五章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云者以狡兔比狡惡之人王所當誅也荏染柔木君子樹之云者以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其六章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云者謂讒人能言然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又善悅人聽其美如笙簧而顏不慙愧使人易惑而難辨

也其二章三章及卒章箋傳粗得其義學者可推而通

不煩論著惟君子當爲斥幽王爾

何人斯

論曰古詩之體意深則言緩理勝則文簡然求其義者

務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據其文以爲說舍此

則爲臆說矣鄭於何人斯爲蘇公之刺暴公也不欲直

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侶又不欲斥其同侶之姓名故曰

何人斯然則首章言維暴之云者是直斥暴公指名而

刺之何假迂回以刺其同侶而又不斥其姓名乎其五章六章義尤重複鄭說不得其義誠為難見也今以下章之意求之則不遠矣但鄭以何人為同侶則終篇之語無及暴公者此所以不通也古今世俗不同故其語言亦異所謂魚梁者古人於營生之具尤所顧惜者常不欲他人輒至其所於詩屢見之以前後之意推之可知也詩曰毋逝我梁者谷風小弁皆有之谷風夫婦乖離之詩也其棄妻之被逐者為此言矣小弁父子乖離

之詩也於太子宜臼之被廢又為此言矣胡逝我梁者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離之詩也於蘇公之被譖其語又然然則詩人之語豈妄發邪蘇暴二公事迹前史不見今直以詩言文義首卒參考以求古人之意於人情不遠則得之矣谷風小弁之道乖則夫婦父子恩義絶而家國喪何獨於一魚梁而每以為言者假設之辭也詩人取當時世俗所甚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利我所有也蘇公之意亦然由是而求之何人斯之義

見矣

本義曰彼何人斯者斥暴公也其心孔艱者心傾險而不平易也胡逝我梁者欲利我所有也不入我門者與我絶也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者謂聽譖者伊誰乎乃惟暴公之言是從其二章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者意謂借有二人相從則我不知果誰為譖我者今爾何利我梁而不入弔我之被譖又今待我不如初則爾為譖我者可知而

不疑其三章云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陳堂塗也蓋言其又進而陰窺其家私矣而蘇公者自省内無所愧畏不懼其來窺爾其四章云不自北自南者歎巳適遭之也飄風取其無形而中人有似譖言爾其下章則述與暴公俱仕王朝相從出入親好之意云爾所安行我亦不遑舍而從爾爾所亟行爾車既脂吾巳從爾也言或緩或急有一於此惟爾之從云何敢告病又云爾還而入我室則我心安還而不入我室則我莫知何

故而致爾不入也其或入或不入有一於此常使我心病之也言我待爾之勤惟恐相失也其下章又言我與爾相親愛而相應和如兄弟之吹壎篪相聯比如貫索而爾不我知舍此三物不足以喻我心則惟當與爾詛其不信爾三物謂壎也篪也貫也其卒章則極道其事云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隱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故我作此

與汝相好之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

蓼莪

論曰蓼莪之義不多毛傳特簡鄭氏之失惟以視莪為蒿以文害辭此孟子之所患也又以缾罍比貧富之民非詩人之本意以下文推之可見飄風非取其寒亦非詩意也其以終養為病亡之時滞泥之甚矣

本義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者由天

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缾罍物之同類也此述勞苦之民自相哀之辭也其曰鮮民之生者言不遂其生不如死也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言王威虐可畏而暴政害人我獨罹之也

大東

論曰鄭氏以有饛簋飧為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又以公子發幣於周之列位而責周人無反幣自天漢有光

以下至卒章喻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皆非詩人之本義也據序本為譚人遭幽王之時困於役重而財竭大夫作詩以告病爾亦何暇及於主人為客致飱使還反幣等事且謂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了不關役重財竭之意若但言督察官司施於何詩不可又若必刺官司失職則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義與王官相近方可以為善譬今詩所舉止於掩免簸揚挹酒漿之類又其下無文莫見王官之義蓋鄭氏不得

詩人本義故其為說汗漫而無指歸其以天漢有光屬鞙鞙佩璲為一章分雖則七襄以下為别章使詩不分章則已若果分章則當有義類今毛鄭所分章次以義類求之當離者合之當合者離之使章句錯亂然不繫詩義之得失學者自求之可見矣

本義曰大東之首章曰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者足於豐饒之辭也譚人得以自足者由周道平直而賦役均也周之君子履行此道使下民視而有所賴也大夫反顧

昔時譚人葢甞如此所以潸然出涕者傷今不然也其二章遂言今則王政偏而賦役重無小無大皆取於東使譚人杼軸皆空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其公子佻佻然奔走於周行其行役往來頻數使其力疲而心病也其三章者告病之辭也謂彼刈薪者為水浸而腐壞尚可載刈若斯人者勞苦而困弊則將死矣故云可以休息之也其四章則言東人困苦如此王官無以其職來撫勞之者而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

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其五章則刺王多取於下而濫用也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佩玉之人皆不材而冗食矣其横費如此所以致周之重斂也其六章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辭也其意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天不能下監也又言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其七章又言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

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其八章又言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酌酒漿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其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其卒章則又言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張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是皆怨訴之辭也其餘訓解則毛鄭多得學者當自擇之

四月

論曰毛鄭於四月之義小小得失皆不足論惟以先祖匪人為作詩之大夫斥其先祖此失之大者也且大夫作詩本刺幽王任用小人而在位貪殘爾何事自罪其先祖推於人情決無此理凡為人之先祖者積善流慶於子孫而已安知後世所遭者亂君歟治君歟令此大夫不幸而遭亂世反深責其先祖以人情不及之事詩人之意決不如此就使如此不可垂訓聖人刪詩必棄而不錄也鄭之所失於此尤多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

紀直謂江漢紀率南國之衆川以朝宗于海爾而鄭氏以為比吳楚之君且詩人本患下國之構禍豈可反稱吳楚僭叛之君以為美於理豈然矧考詩文無之此亦其失之大者予當為予奪之予鄭以予為我是以其説莫通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謂惟其才也詩所謂匪人者言非才也古之仕者世禄故詩人刺在位貪殘之臣自其先祖以來任非其才爾凡言任才非其人者譬有能治水之人使之為治木之官是任非其人也而鄭

氏直以謂非人者身非是人也故云是人則當知患難昔之通儒執文害義蓋有如此或謂詩人但當刺時在位之臣何必遠及其先祖曰作詩者人人意異四月之詩以寒暑為喻故推其初始而言見事皆有漸不圖之於早也考其三章之次第可以見矣

本義曰周大夫刺幽王之臣在位者貪殘刻剥於其下使民物耗竭如草木彫盡於秋冬乃於首章先本其事云自四月夏暑氣盛至六月盛極當退於此之時萬物

已有將衰之漸而人未見也如彼世禄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予之禄位者蓋未見其害其二章遂言貪殘之政使民物傷耗如秋日之淒然使百草俱病也其三章則極言民物窮竭如冬日寒風凜冽暴急而萬物彫盡也其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者民被患淺猶思有所歸以苟免也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者民被患愈深則其辭愈緩蓋知其無如之何但自傷歎而已而云民誰不有生我獨何為及

此害也詩人於此三章言有次第蓋如此也其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者又言貪殘之臣害物廣也謂如採於山者但知貪取栗梅不知其下美草皆被蹂踐而殘賊也其曰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者謂此泉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譬彼諸侯可使為善可使為惡而彼貪殘之臣日自構怨亂之禍於下國亦何由使其為善其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者勉其下國之辭也謂此江漢二大川總納南方之衆水滔滔而流以歸

乎海故能爲南國之紀汝下國之諸侯當盡瘁以事周相率而尊天子則土地爵禄何所不有也其下二章則哀其人民之辭也謂其欲去則不如魚鳥有所逃避欲居則不如草木之依山隰得遂其生也

小明

論曰小明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

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曰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祐爾以福也鄭乃以嗟爾君子為其友之未仕者且大夫方以亂世悔仕宜勉其未仕之友以安居而不仕安得教其無恒安處蓋鄭謂大夫勉未仕之友去之他國無

安處於周邦也故引鳥則擇木之說夫悔仕者悔不退而窮處爾如鄭之說則周之大夫皆懷貳心教其友以叛周而去此豈足以垂訓也

鼓鐘

論曰鼓鐘序但言刺幽王而不知實刺何事若據詩文則作樂於淮上矣然旁攷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為刺幽王也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

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其詩曰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其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為何人其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也毛謂南為南夷之樂者非也昔季札聽魯樂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之樂也詩人以文王之詩為周南召南然則此所謂以

雅以南者不知南為何樂也皆當闕其所未詳

裳裳者華

論曰裳裳者華刺幽王者三事爾由小人在位而讒諂進故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也其卒章又戒王毋近小人而當親君子義止如是而已矣然毛鄭之失者以裳華喻君以之子為明王由是詩之義不可得而見毛又以左之為朝祀之事右之為喪戎之事鄭以君子為先人致詩及序皆了無此義失之尤遠

本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者言其葉華並茂喻賢材美衆盛也我見是人而傾心用之則君臣有榮譽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黄矣言其華色光耀喻有功之臣功烈顯赫也我見是人作事皆可法故得慶於後而世禄不絶也章法也陳二章刺王不能也又曰裳裳者華或黄或白刺王朝君子小人雜處也而讒諂得進因戒王以馭臣之道當如馭馬使駑良並駕而進退遲速如一者在調和其轡緩急以節之爾謂善馭臣下者君子小

人各適其用而節制在已也其卒章則又言左右常當親近君子而慎其所習左右有小人則似小人有君子則似君子也

鴛鴦

論曰鴛鴦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今考詩下二章言乘馬在廄猶近於自奉養之事然馬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則予之以穀此前世中材常主之所能為而不足當詩人思古而詠歎然義猶有說而

通若其上二章之義了不涉及序意且鴛鴦非是鴈之類其肉不登俎非常人所捕食之物今飛而遭畢羅乃是物之失所者而謂匹鳥止則耦飛則雙此為交萬物之實匹鳥之雙自是物之本性了不干人事幽王之世鴛鴦飛止亦宜自雙耦何必果明王之時也其二章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謂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而自若無恐懼然則人不驚駭與遭畢羅二章義正相反而鄭皆為明王之時理豈得通又詩二章其下文皆云君子

萬年是其在梁與畢羅詩人本不取其驚不驚也故此篇本義未可知也宜闕其所未詳

車舝

論曰鄭氏以車舝之詩周大夫惡褒姒之亂國欲求賢女以輔佐幽王然解詩三章燕喜燕譽飲食歌舞皆以為幽王既得賢女之後改為善行大夫以此相慶自相燕樂故雖無賢友旨酒嘉殽亦且亟相飲食歌舞言其喜甚也據詩序言褒姒之惡敗亂其國大夫不能救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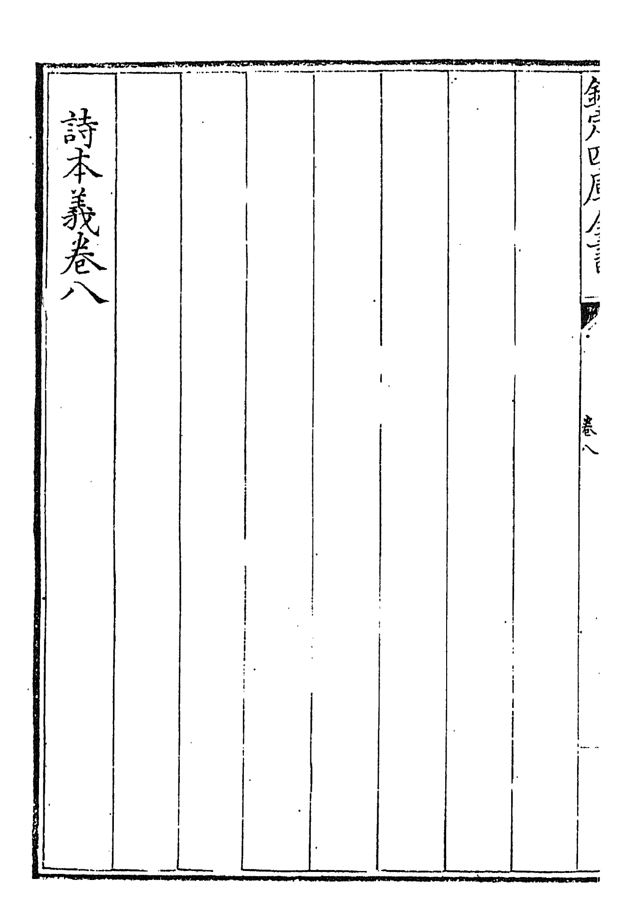
顧無如之何因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爲輔佐庶幾可救王爾思得者是未見之辭也所思賢女尚未有其人而諸大夫舍其所憂之急者遂言已得賢女之後慶喜燕樂之事使略及之猶在人情或有今詩連章復句述其燕喜燕譽至其三章更不及他事惟說飲酒歌舞然則鄭氏之說豈詩人之本意哉且詩人本以幽王無道思得賢女以救其惡鄭箋平林云王若有美茂之德則賢女來配若王自有美茂之德則詩人復何所刺乎亦非

詩人本意也至於雖無旨酒式飲庶幾以為庶幾王之變改是式飲庶幾分為二事又云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甚也然則上言方庶幾幸王變改下言則已喜甚又以雖無德三言斷為一句皆文義乖離害詩本義不可不論正也

本義曰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者所謂思得賢女之辭也匪飢匪渴云者言我所思者非飢思食非渴思飲乃思賢女以德音來與我王

配合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者謂彼所思之女雖無衆妾與相好友祇得一人亦足以承王之燕喜也婦人以相好為友見關雎之文又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云者此惡褒姒嫉妒之辭也謂彼平林之廣能容飛鳥則鳴鷮皆來依其蔭蔽碩女賢淑能容其下則衆妾之有令德者皆來化其善行也若得此賢女與王燕樂而享榮譽則我好愛之無厭射也又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

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云者思賢女而不可得之辭也以謂酒殽雖不美善庶幾可飲食則飲食之矣賢女雖無德及汝可配王則當共歌舞而樂之爾陟岡析薪言得之易也鮮我覯爾我心寫兮者歎賢女難得使我傾心求之而未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舝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



詩本義卷八

詩本義卷九

宋 歐陽修 撰

青蠅

論曰青蠅之汙黑白不獨鄭氏之說前世儒者亦多見於文字然蠅之為物古今理無不同不知昔人何為有此說也今之青蠅所汙甚微以黑點白猶或有之然其微細不能變物之色詩人惡讒言變亂善惡其為害大必不引以為喻至於變黑為白則未嘗有之乃知毛義

不如鄭説也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雷也

本義曰青蠅之為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故詩人引以喻讒言漸漬之多能致惑爾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於藩籬之外鄭説是也棘榛皆所以為藩也

賓之初筵

論曰衛武公之作是詩也本以幽王荒廢飲酒無度天

下化之君臣沈湎所以刺也如鄭氏之說則王之飲酒賔主肅然禮修樂備物有其容揖讓周旋皆中其節先與羣臣射而擇士然後祭祀其先至於受神之福酌尸登餕禮無違者及乎射祭訖事之後燕其族人旅酬之際始與其坐賔頓出小人之態號呼傾側以至失禮敗俗是其一日之内朝為得禮之賢君暮為淫液之昏主此豈近於人情哉蓋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而鄭氏不

分别之此其所以為大失也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説曲為附會詩人之意本未必然義或可通亦不為害也學者當自擇之

本義曰賔之初筵刺幽王君臣沉湎於酒其前二章略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賔主秩秩然肅恭至於籩豆殽核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不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非以淫泆

為樂也其下二章遂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起舞傾側其冠弁又立監史以督罰不飲者皆使之醉而時人反以不醉為恥勿無皆禁止之辭也其卒章曰式勿從謂無俾太怠者戒醉者無從其所謂以自縱而至於太慢惰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云者又戒人以醉言不可聽至於謂羖羊童首是以無為有則醉言無度可知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云者又教飲者以醉辭也

言我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知矣其又敢多飲乎

采菽

論曰詩云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鄭謂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據序但言幽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君子思古以刺令爾如鄭所説省禍福詩及序文皆無之據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所届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亦不謂其法制之極也天子所

予者謂此諸侯旂鸞驂駟與其所服赤芾邪幅皆是天子所賜爾以刺幽王不能賜諸侯也諸侯爵秩車服有等差當賜則賜矣不待其幅束無紓緩之心然後賜也其曰彼交匪紓者直自言邪幅爾鄭謂君子所屆為法制之極天子所予為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者皆衍説也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者鄭謂紼纚維舟猶諸侯御民以禮法者非也據詩意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爾故其下文云樂只君子天子

葵之毛謂明王能維持諸侯是矣

角弓

論曰角弓據序但言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是詩爾如毛鄭之說老馬反為駒謂王侮慢老人遇之如幼穉雖非詩本義而理尚可通其如食宜饇如酌孔取謂王如食老人宜使之飽如飲老人宜度其所勝多少則非詩之意也詩述九族怨王不親爾不論老者飲食多少也言如者有所比類之辭也至於教猱

塗附謂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雨雪見晛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小人誅滅如蠻如髦又謂小人之行如荒徼而王不能變化考序及詩了無此義與上章意不相屬由毛鄭失其本旨也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詩人引此以喻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其義如此而已毛謂不善紲檠巧用則反者衍說也紲檠制弓使不反之器也蓋造弓未成時所用

已成之弓則體有往來其張之則來弛之則去古今通然是詩人所取之義也

本義曰角弓之詩自四章以上毛鄭之說皆是其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章言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為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云兄弟不令而交相賊害則民亦效之各相怨於一方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

佞而被離間也因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為駒不顧人在其後而辨其非也謂其肆為讒佞傍若無人也其所以如此取王之寵如貪飲食之人務自飽足而已又言讒佞之人已自如此而王又好讒以來之如猱喜升木又教之塗喜著又附之其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者徽美也猷道也君子有所美之道則小人爭趨而為之矣其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云王疎九族而好讒佞如此亡無日矣如雨雪見日而將

消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者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為驕傲也如蠻如髦言骨肉相視如化外無禮義仁恩也

菀柳

論曰鄭箋上帝云者愬之也以謂詩人呼上帝而告之曰幽王暴虐甚使我中心悼病然則上帝與甚蹈當分為兩句豈成文理考於詩意亦豈得通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訓靖為謀又以謂假使我朝王王留我謀政事王

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如鄭此說則詩人方呼天言王不可朝其下文遽言王使我謀之初無假使朝王之語鄭何從而得之可知其臆說也君子不逆詐而詩人假使朝王王必留我謀而又後必誅我於義皆必不然也彼人之心以為斥幽王言王心無常不知所届考詩初無此意又與下文不屬蓋亦其失也

本義曰不尚尚也蹈動也謂警動也靖安也詩人言彼菀然茂盛之柳尚可以依而休息而幽王暴虐不可親

令天警動我使我無自暱近之又使我安之以待其極其二章之義皆同惟言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其卒章言彼鳥之飛猶能戾天而人心何之不可我則獨安然當此虐王之時將罹其凶禍而不去蓋諸侯怨叛之辭也録之以見幽王之惡人心離叛如此而王不悔改也

白華

論曰白華據序意言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

之亦多棄妻而立妾周人推本其事由褒姒淫惑幽王竊居后位故使下國之人效之立妾為妻正妻被棄而王不能治也然則周人作詩本為下國之人以妾為妻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且序言刺幽后而鄭以詩所謂之子為斥幽王碩人為斥幽后今考詩八章五章常言之子則是刺幽王者多矣何得序獨言刺幽后也碩人者大人爾毛既以為斥褒姒遂解為妖大之人此又其穿鑿也今考詩

意言之子者棄妻斥其夫也所謂碩人者乃刺幽后爾又序言以妾為妻以孽代宗雖為兩事而其實一也蓋妾子為孽妻子為宗既升妾為妻則自然其孽子為適矣今考詩但述妻妾之事而無及適庶之語乃作序者因言及之爾

本義曰白華以為菅白茅以為束言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有職可以並居而之子乃獨遠棄我而不見容彼英英然白雲者於彼菅也茅也皆覆露之

而無所擇而君子之於妻妾亦當均其恩愛無異而之子乃獨棄我蓋由天道艱難而使之子心不善也步猶行道也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者自高而及下也言化自上行而及下也此刺王及后也碩人者大人也王后是矣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亨飪而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者由幽后化之然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者言王后為惡於內而聲達於外使人效之而之子懆懆然棄逐我使我邁邁而去也邁往也有

鶖在梁有鶴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亦由褒姒奪據后位而下效之也鴛鴦戢翼雌雄相好之鳥也言之子二三其德曾此鳥之不如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言至賤之物當常在人下而為人助也扁石乘石也人履以升車者也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而助人升者如妾止當在下而佐人爾令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

漸漸之石

論曰序言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蓋序詩者言幽王暴虐致天下離心因言戎狄已叛而荆舒又不至爾然考詩之文惟言東征則是此詩但述征荆舒也鄭氏泥於序文遂以漸漸之石比戎狄不可伐山川悠遠為荆舒之所處且戎狄無不可伐之理如文王征犬戎宣王伐玁狁但幽王自不伐爾就使戎狄為不可伐幽王置而專討荆舒則是幽王知所伐矣復何刺哉何國無山川豈獨荆舒有之此又不通之論也維其勞

矣者詩人述東征者自訴之辭也鄭以為荆舒之國勞
勞廣闊何其舍簡易而就迂回也不皇者詩人之常語
鄭於此獨以皇為正至不皇出矣為不能正荆舒令出
使聘問於王此尤臆說也豕涉波月離畢但將雨之兆
爾毛説是也鄭曲為比興又汗漫而不切蓋其衍説也
本義曰漸漸高石與悠悠然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
叙其所歷險阻之勞爾不皇朝矣者謂久處於外不得
朝見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

將不得出也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詩本義卷九

詩本義卷十

宋　歐陽修　撰

文王

論曰嗚呼語有之曰衆口鑠金積毁銷骨豈虚言也哉文王之甚盛德所以賢於湯武者事殷之大節爾而後世誣其與紂並立而稱王原其始蓋出於疑似之言而衆説咻然附益之遂為世惑可不慎哉泰誓曰惟十有三年師渡孟津武成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此

所謂疑似之言也而毛鄭於詩謂文王天命之以為王又謂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天下歸者四十餘國説者因以為受命之年乃改元而稱王由是以來司馬遷史記及諸讖緯符命怪妄之説不勝其多本欲譽文王而尊之其實積毀之言也然而學者可以斷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為信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言者楊子所謂衆辭淆亂質諸聖者也至於虞芮質成毛鄭之説雖疑過實然考傳及箋初無改元稱王

之事未害文王之為文王也惟雅之序言文王受命毛以為受天命而王天下鄭又謂天命之以為王云者惑後學之尤甚者也詩人之意以謂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攻伐諸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且詩人述作周之業歸功於其父而言國之興也有命自天此古今之常理初無怪妄

之說也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又曰天既訖殷命又曰勦絕天命之類其言甚多蓋古人於興亡之際必推天以為言者尊天命也如毛鄭之注文王則是天諄諄命西伯稱王爾此所以失詩本義而使諸家得肆其怪妄也說者但言殷未滅時文王自稱王於一國之中理已為不可況毛鄭於此詩言商之子孫衆多有國者皆在文王九服之中又言殷之諸侯來助文王祭者皆自服殷之服此二者皆是殷已滅之事若如毛鄭之說是文

王巳滅殷而盡有天下矣此又厚誣文王之甚者也詩曰於緝熙敬止詩屢言緝熙毛鄭嘗以為光明不知其何據也爾雅云緝熙光也爾雅非聖人之書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言爾凡引爾雅者本謂旁取他書以正說詩之失若爾雅止是纂集說詩博士之言則何煩復引也頌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毛鄭說以為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此穿鑿之尤甚者許慎說文熙燥也孔安國傳尚書熙

廣也他書或訓為安或訓為和隨文義各自不同而此熙訓廣近是矣緝續也績者接續而成功也緝熙云者接續而增廣之也駿命不易當音難易之易

本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者據武王以為言也言武王雖滅殷而有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于天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據后稷公劉以來為言也言周自上世以來為周久矣至文王始受天之眷命而興盛也有周不顯乎自文王而顯大矣其顯不是帝命乎是

帝命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言為天所親輔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者言勉勉勤修文王之業使文王之善聞流於後世者不止能如此乃是周之君而可以為文王之子孫也子孫能勉勉不墜文王之令聞則本與支皆可傳於百世也子武王孫成王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

言周之興也不獨其君因其世德其衆士佐文王成功業者亦世有顯名而謀事忠敬惟此多士生於周國為幹事之臣文王用之以寧周邦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者以戒成王也言美哉文王之德於此乎當續而廣之敬慎不墜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昔也天命為商之藩屏而今也乃命為周諸侯由商王失德而天奪之周有世德而天

予之天所予奪惟德所在而無常主故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也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者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衆士以戒周之羣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服殷服者見其亡國之故臣也故引以戒周臣使亦無失其世德以配天命而求福禄既又丁寧之曰當知殷之未失衆心之時故能配上帝宜鑒殷之亡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當明揚善聞常虞度殷之

興亡皆自天也其卒章又言天無聲臭其命難知但效法文王所為則可以使萬邦信天之輔有德也

棫樸

論曰棫樸五章毛於其四章所解絶簡莫見其得失其首章棫樸之義頗詳而二家之說相違然毛得而鄭失也詩人本以文王能官賢才任國大事故美之如鄭說則豫斫棫樸將祭而積薪乃賤有司之末事民庶人人能之詩人必不以此為能官人也鄭所以然者牽於二

章奉璋之説也奉璋助祭與積薪事不同然能奉璋助祭亦止能官人之一事爾不必連首章言之且官人之職多矣豈專於祭祀乎自倬彼雲漢而下二章如鄭説更無官人之意但汎述法度為政等事汗漫而無指歸此皆其失也

本義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以喻文王養育賢才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其二章言在宗

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其三章言舟之行水由衆人以楫櫂之如王之治國必衆賢居官以共濟其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者又言王有所征伐則六師皆從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其四章言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才在朝為國之光采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者作動也言文王能官羣材各任其職王但享壽考邈然在上無所動作於人而國自治也蓋言官人之成效也其卒章又言

金玉之質美矣必待追琢而成文章以喻臣下雖有賢才必待奬用而成德業又言王當勉勉用人而但提其綱紀爾

思齊

論曰序言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鄭云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蓋言文王所以聖者由其母大任之賢也然則思齊之義主述大任之德能致文王之聖爾今詩四章鄭箋自惠于宗公而下三章皆了不及大任雖在宫肅

肅在廟又以為文王在辟雍羣臣助王養老在宗廟羣臣助祭等事考序及詩皆非詩人本意其為衍説失詩之㫖遠矣惠于宗公鄭以為順于大臣據詩上文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是方述大姒之徳遽云順于大臣便為文王之事其下文又别述神無怨恫上下文義何由聯屬毛以無射為無厭鄭讀射為射御之射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皆觀禮於辟雍之人以不顯為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無射為無射才者且夫觀禮本欲化人

雖狂愚之人皆得觀豈限賢才之質自古王者在辟雍未聞必須能射者方得觀禮就如鄭說不明無射之人皆來觀禮亦前世之常事不足彰文王之聖不聞亦式以為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不諫亦入以為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諍者皆得助祭於廟且詩但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鄭何據而知是在辟雍之人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何據而知是在宗廟之人不聞何據知為仁義不諫何據知為孝弟學者穿鑿之弊至於如此毛以思

齊爲思莊以文理推之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也

本義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自大姜大任以至大姒相繼有賢德也其可思而齊者大任也可思而愛者周姜也大任文王之母也大姜大國之婦也京大室國也言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妒忌之賢而子孫衆多又能輔佐君子順事先公而神無怨怒宗公先公也言周世有賢婦人文王幼育於賢母長得賢妃之助以成其德其德廣被由内及外由近及遠

自親者始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者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言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又無厭倦而能守其常也保守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戎衆也烈光也假大也言文王之應於事雖衆多敏疾而不絕其施於事者光大而無瑕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者式法也言事有雖未嘗聞舉必中法也又不待教諫而能入於善

也毛謂性與天合者是也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能和敬於人神而出處有常度又述其過事之聰明所為皆中理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於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為幼小之子而養育成其性也既又推廣而言曰不獨文王古之人自其幼小教育無厭倦則皆有名譽為俊髦之士矣

皇矣

論曰據序但言文王修德最盛而考詩則上述大伯王季又多言文王征伐之事蓋詩人言周世德所積至文王又著功業而德最盛也詩謂二國者毛以為夏殷者非也且詩述文王何因遠及夏世而終篇無殷事則毛說非矣鄭謂二國為紂及崇侯者崇侯是其一也紂亦非也詩謂四國者毛以為四方鄭以為密阮徂共者鄭亦非也鄭所謂國者皆不見於前書莫可知其是否惟據詩稱密人則密可知為國也又曰以伐崇墉則崇可

知為國也其曰以按徂旅侵自阮疆二者亦似國名而知非者以上下文考之義不能通故也且鄭以密阮徂共為四國以充上維彼四國之文而數外又有串夷及崇詩人不應前以四國為目而後列六國上章先阮而後徂下章先徂而後阮共則不復再見密但言不恭而不言侵伐崇不在四國之數反著其伐功最詳其先後無次詳略失宜詩人之作不應如此絕無倫理此所以難通也阮徂共既不可為國則四國當從毛說為四方

詩云四國順之又云四國是皇又云正是四國詩人之語此類甚多然毛云侵阮遂往侵共以徂為往是矣而猶以阮共為國者亦非也今以文考義止於侵密伐崇二事爾且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若如鄭說以上下文考之乃是密人有不恭距命之罪不被討而徂阮共三國以無罪見侵理必不然毛傳亦同但以徂為往小異爾大義皆失之也或曰密人距周之侵三國爾是亦不然且詩人本欲稱述文王之功業若周侵

三國而密人距之則密亦有罪矣就如鄭說阮則侵而
服徂則僅能止其旅共則不見勝敗密則未嘗加討是
文王有所舉鄰國不順而不能討所侵之國又無必勝
之功然則何以為功業何以示威德詩人亦何足稱述
哉所以知其不然也而為毛鄭之學者又謂周侵三國
召兵於密而不從者尤疎也阮共當是密國地之别名
如周有岐邠豐召也串夷依毛傳則義通如以為昆夷
則上下文義絶不相屬故當從毛也詩旣止述侵密伐

崇則上文二國當是密及崇也度明類長君順比七者皆古今常言毛鄭曲為訓義雖未害文理然於義為衍去之可也

本義曰皇矣之首章言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定見此密崇二國失政而暴亂乃於彼四方諸國謀度孰可定民者而天意遲久之慎其所擇既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與之使宅西土其政不獲謂失為政之道也耆遲久也其二章乃本周作宇之始岐周

之民樂就有徳皆共刋除樹木而營理邑居帝亦遷就
以成周家之徳累世積習常久而增大遂以配天而受
命天立厥配者謂立其徳可配天者以為君也受命既
固者謂世積徳久也其三章言帝視岐周之山柞棫松
柏皆拔起茂盛謂其土地肥美可以建國乃使之作周
邦以配天而推其始自大伯王季言此王季能友其兄
大伯使讓已以傳聖子而餘慶流光後世子孫受天之
禄無喪失遂至奄有天下其四章又言王季之徳昭明

克類可以君長大邦而文王順承比合其世德而無改

遂受天福及於子孫悔改也其五章言天謂文王無信

從諸侯之跋扈貪羨者宜先據可勝以臨之無信而從

之也岸高也當先據高以制下謂諸侯有暴亂者先修

威德以待之故密人不恭則赫然奮怒整其師旅以侵

之兵入其國自阮至共而止其不伐滅其國者但揚其

威不滅人之國以為德所以厚周之福而示天下其六

章又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岡

陵水泉密人既服外患已除乃度善原於岐渭之間以定周國其七章言天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厚不外為聲形又不大為變革使人不識不知如天於萬物使人不見其所為蒙德而不自知故諸侯不識文王之德者反助紂無道與周為仇敵者崇侯是也當率爾兄弟之國以往伐之其八章又言周師攻具之盛而崇城高大難攻而周師執生獻馘禱兵而伐之遂以滅崇而威德加於四方無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遂歸周也一侵一

伐未必能使天下皆歸詩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人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託天命如天討有罪肅將天威恭行天罰之類是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則四方皆服詩人雖推大祖宗之功務極其美然功業大小次第先後亦自有倫也

生民

論曰安儒不知所守而無所擇惟所傳則信而從焉而曲學之士好奇得怪事則喜附而為說前世以此為六

經患者非一也后稷之生説者不勝其怪矣不可以遍攻攻其一二之尤者則衆説可從而息也毛謂姜嫄者帝嚳高辛之配也高辛為天子以玄鳥至之日親祠于郊禖以求子姜嫄從帝嚳而見于天將事齊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生異於人欲以顯其靈乃寘於隘巷而牛羊辟之又寘於平林而林間人收取之又寘於冰上而有鳥以翼覆藉之於是姜嫄知有天異乃往取而育之鄭謂姜嫄非帝嚳之配乃高辛氏後

世子孫之妃爾高辛後世不為帝矣得用天子之禮祠高禖者為二王後故也又謂當祠高禖時有上帝大足迹姜嫄履其指拇歆然感而有身遂生后稷以與人道而生子懼人不信乃寘之隘巷等處以顯其異凡怪妄之說使諸家合辭并力以相固結若析以至理猶可攻而破之况二家自相乖戾如此也今各以其所自為說者反攻之則亦可以屈矣毛鄭之前世已傳姜嫄之事也今見於史記者是矣初與高禖祈子與欲顯靈異之

事也直言姜嫄出履大人之迹生子懼而棄之及見牛羊不踐等事始知為異兒遂收育之爾就其妄説猶若有次第至二家解詩乃各增損其事以遷就己説毛能不信履迹之怪善矣然直謂姜嫄從高辛祠於郊禖而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為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冰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傳商頌亦言高辛次妃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禖而生契與

姜嫄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為異其後生后稷豈特駭而異之乎此又理之不通矣五帝君臣世次至周以後已失其傳蓋其相去千五六百歲歲久不能無訛繆而無所考正矣今史記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其言堯及契稷皆為帝嚳之子先儒以年世長短考之理不能通固難取信而鄭又自惑於讖緯專用命歷序言帝嚳傳十世因以堯契皆不為嚳子而猶以后稷為嚳後世子孫謂堯不徒非嚳子亦非高辛氏之

族故以后稷於堯世為二王之後其言與所稽據而皆由其臆出夫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聖賢之通論也天生聖賢興於衆人理亦有之然所謂天命有德者非天諄諄有言語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則輔之以興爾所謂天生聖賢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甫皆父母所生也鄭則不然直謂后稷天自生之爾夏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為商商有天下六百歲而為周如鄭之說是天不因人道自與

姜嫄歆然接感而生后稷其傳子孫一千歲後為周而王天下且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天意果如是乎無人道而生子與天自感於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可謂誣天也蓋毛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鄭則不取其世次而取其怪說三家或異或同諸儒附之駮雜紛亂附毛說者謂后稷是帝嚳遺腹子附鄭說者謂是蒼帝靈威仰之子其乖妄至於如此夫以不近人情

興稽臆出異同紛亂之說遠觧數千歲前神怪人理必無之事後世其可必信乎然則生民之詩孔子之所録也必有其義葢君子之學也不窮遠以為能闕所不知慎其傳以惑世也闕焉而有待可矣毛鄭之說余能破之不疑生民之義余所不知也故闕其所未詳

鳧鷖

論曰鳧鷖序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者但言人神和樂而已其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

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沙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由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於詩大義未為甚害然學者戒於穿鑿而汩亂經義也

假樂

論曰假樂序所以但言嘉成王而不列所嘉之事者以詩文意顯更無他事可陳大意止於臣民嘉美成王之德爾而鄭氏乃以宜人為能官人成王德美甚衆不應

獨言其官人若專為官人而作則序當見詩人之意況考文求義理不然也其二章言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則不愆不忘當為戒其後世無忘成王之法爾而鄭以為成王循用周公之禮法者亦非也燕及朋友非謂燕飲之燕也語曰予之燕居則燕私之燕也三者皆為小失然既汨詩義則不可以不明燕及朋友與以燕翼子義同

本義曰詩人言大哉可樂者彼成王君子有顯顯之德

以宜其人民而受天之禄為天所保右而命之以為王也其二章言成王福禄及其子孫之衆世世宜為君王又戒其子孫常循用成王之典法無使過差忽忘也其三章言成王外有威儀内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禄總其綱紀而已其卒章言在燕私則朋友在公朝則卿士皆當共愛于王而不解于位民乃得安息也

詩本義卷十

詩本義卷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卷阿

論曰卷阿言召康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毛鄭二家所解得詩義者多矣而其所失者三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以為道可馮依以為輔翼得之矣而鄭謂馮為馮几有孝為成王有德為羣臣言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豫撰几擇佐食尸之入也使祝贊道扶

異之據詩十章其九章皆言用賢不應忽於此章三句特言祭祀用尸之事於其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絶不相屬且詩本無祭祀之事此鄭之失一也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者謂吉士來居王朝如鳳凰來集鳳凰世所稀見之鳥故詩人引以喻賢臣難得王能致之其義止於如此爾而鄭以亦集爰止爲衆鳥也謂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往仕且詩人但言亦集爰止安

知亦為衆鳥如下章亦傅于天豈可鳳自來集而衆鳥上傅于天此理不通灼然可見且詩人言亦者多矣皆是連上為文未嘗以亦别為他物也鄭又言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考於詩書成王時未嘗有鳳至此其失者二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者言鳳鳴高岡而集於梧桐之上梧桐則菶菶萋萋然茂盛鳳凰則雝雝喈喈而和鳴以喻成王能致賢士集於朝君臣相得而樂也故其下文遂

言君子車多而馬閑謂其得優游之樂也而毛謂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且梧桐世所常有之木無時不生詩人言生朝陽者取其向陽而茂盛爾安有太平然後生朝陽之理此妄説也鄭又謂梧桐生猶明君出生於朝陽猶君德之温仁者亦衍説也此其失者三也

蕩

論曰詩人言上帝者多矣皆謂天帝也而毛鄭惟於板及此詩以上帝為君王意謂斥厲王者皆非也蕩自二

章以下每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者自是詩人之深意而鄭謂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者亦非也厲王之詩多矣令不暇遠引如蕩之前板也所謂靡聖管管天之方虐之類斥王之言多矣蕩之後抑也所謂其在于令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之類斥王之言多矣豈凡伯衛武公敢斥而獨召穆公之不敢也葢鄭見詩為厲王作終篇不刺王而但述殷商不得詩人之意所以云然也鄭又

謂天降滔德是厲王施倨慢之化者亦非也且詩終篇述殷紂不宜中取一句獨斥厲王此理難通矣至於流言以對箋云王若問之則以對侯作侯祝謂王與羣臣乖争而祝詛鄭意皆謂厲王者皆非也蕩蕩廣大也謂蕩然無限畔也序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者謂天下廣大無綱紀條理以治之也文章條理也鄭不達此意以蕩蕩為法度廢壞遂失詩義矣凡人善惡有大小故作詩之意從而有深淺時君之過惡小則勸戒之而已

宣王之有規誨成王之有戒之類是也其過惡已大然尚可力救之庶幾能改則指其事而責誚之凡言刺者皆是也其過惡已甚顧力不可為則傷嗟而已葢刺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顧其君不可與言矣直自傷其國之將亡爾然則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傷者其意深故其言緩而遠作詩之人不一其用心未必皆同然考詩之意如此者多葢人之常情也蕩之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是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

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之興也能事事以殷為鑒因歎人事常有初而無終以謂初以文王興終以厲王壞也詩人所陳殷商之事自其初用小人至於大命傾亡其訓義則毛鄭得之矣所失者詩之大義也

本義曰召穆公見厲王無道而傷周室將由王而隳壞乃仰天而訴曰蕩蕩上帝乎此厲王者下民之君也天之禍福於人其應甚疾而尊嚴之威可畏乃命此多邪

辟之王以君天下遂言天之生民其命難信謂天果愛斯民乎則宜常命賢王柰何有初而無終謂初則命文王終則命厲王也其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其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為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

后氏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令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抑

論曰序言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考詩之意武公為厲王卿士見王為無道乃作詩刺王不自脩飾而陷於過惡其詩汎論人之善惡無常在人自脩則為哲人不自脩則為愚人爾其意雖以刺王不自脩而陷於不

善然其言大抵汎論哲人愚人因以自警也蓋詩終篇汎論之語多指切厲王之語少而毛鄭多以汎論之語為刺王如靡哲不愚謂王政暴虐賢者佯愚之類是矣皆非詩義也鄭於蕩謂召穆公畏王監謗不敢斥言王而遠引殷商於抑則以小子皆為斥王何前後之不類也召穆衛武厲王時人不宜相異如此畏監謗而不敢斥理實不通然臣斥其君為小子義亦難安也今徧考詩書稱小子者多矣皆王自稱為謙損自卑之言也未

見臣呼其君為小子者也書曰小子封小子胡君命其臣可也周公呼成王為孺子者成王幼周公屬親而尊其語或然其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者主言成王之幼疑周公害之猶言欺孤兒爾理亦通也衛武於厲王非如周公之尊親而厲為暴虐之長王所以小子而乳臭待之理必不然況考詩義亦非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者不欺暗之謂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言幽則有鬼神亦不欺暗之謂鄭引禮祭於奥既畢改設饌

於西北隅神之來止不可度知况可於祭末而有厭倦

乎此衍説也考詩上下文直謂脩愼容德爲人儀法爾

了不涉祭祀之事也詩又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蓋言

事有是非相亂者爾鄭謂童羊譬王后與政事又言天

子未除喪稱小子以上下文考之殊無倫次亦其衍説

二者尤汨亂詩義者也至於分斷章句皆失其本既害

詩義不可以不正也詩句無長短之限短或一二言長

至八九言取其意足而已㘜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當以

九言為一句也

本義曰武公刺王不脩慎其容德而陷於不善其首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云者汎言人當外謹其容止則舉動不陷於過惡是其威儀為德之廉隅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云者謂哲人不自脩慎則習陷為昏愚矣如書云惟聖罔念作狂也庶人之愚亦職維疾云者謂衆人性本善而初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為昏愚者譬人之疾是其不幸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云者言哲人

性明而本善惟不自脩慎而習陷於過惡終爲愚人者自戾其性爾此雖汎論人之善惡在乎自脩慎與不脩慎以譏王而勉之亦以自警其怠忽也其二章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云者競彊也亦汎言莫彊於人乃以一身所爲而訓道四方謂以天下爲已任可謂自彊者也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云者覺警動也言德行脩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謂一日克己而天下歸仁也二者爲君天下者言也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云者言君天下者欲使四方四國訓道而服從其君臣相與謨謀以出命令遠慮深圖而以時相告戒者其要在一言而已敬慎威儀以為民法爾謂修身而天下服也一章二章皆汎論下章乃專以刺王其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云者指時事以刺王也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云者言王荒于湛樂不思繼紹文武之業又不求先王所作之典

刑不知為惡者有戮乃躬自陷於罪咎而皇天不祐則大戮當至如泉水之流汎濫無不被而君臣皆將滅亡也其四章曰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云者刺王有廷內知日夕洒埽以示人嚴潔而不知脩飭其身以自潔其容德又刺王知脩戎備以防兵亂禦夷狄而不知脩身以遠禍敗逷與惕同謂警惕之也其五章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云者教王此所以防禍亂也質定也安

定人民謹守為君之法度此乃以防非意之事也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云者亦教王自脩也謂慎出話敬威儀不猶愈於洒埽廷内與脩戎備乎謂王知嚴潔其廷之勤而不知脩飭其身之要知防兵戎於外知備夷狄於遠而不知敬慎近在其身而可以遠禍也其六章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云者又戒王之慎出話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云者謂言不可苟雖莫有持我舌者而言不

可以安出也其七章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云者又戒王慎言與德謂善惡各有其報當施德于朋友庶民小人皆使懷惠則王子孫之衆世世為萬民承順謂施德自其身者子孫猶將獲報也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云者又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顔以接之以習為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其八章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云

者不欺暗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云者謂君子非徒不以不我見而自欺又有神鑒於幽而不可測宜常畏懼而不可怠忽也此又戒王不惟自脩於顯又當不懈於幽隱也射厭也厭怠也其九章曰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云者謂臣民法王之為德當使稱善而美之則宜慎其舉止不愆於儀而不至於僭差而賊害則民罕有不效以為法者謂人心樂善惟上所為是效其下章乃刺王之

不然其十章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有德而應以類也謂上若脩德以示下則下當為善以應之也彼童而角實虹小子云者言失所望也謂下當效上之為善而上反為惡使民無所效譬猶當童而反角使小人惑亂而不知所從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云者汎言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謂木必柔忍然後可以緡絲人必温恭然後可以脩德其十一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

各有心云者又汎言哲人可教愚人不可教如此其下章乃以刺王其十二章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云者刺王之不可教告而武公自悔也小子者武公自謂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言我小子不度可否而欲教告王以善道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從乃取已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對面語之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而王終不信聽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云

者武公已自悔而又自解也抱持也謂扶持也假使我
未知可否而遽教告王然我為卿士當扶持王雖遽教
之不為過也惟人不自滿者何人蚤有知而不成其德
言自是王心自滿教不可入爾其十三章曰昊天孔昭
我生靡樂云者武公自傷丁此時也視爾夢夢我心慘
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云者君暗
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為德而反
以為罪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云者言使我不知如此

之難而教告王然我亦老矣令而不言恐後遂死而不得言也其十四章曰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云者不忍棄王而不告也言我小子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云者急辭也言天方將喪我國不暇遠引前世興亡之驗天之於人福善禍淫不差忒言王為惡必及禍也而王方為邪辟使民困急言天愛民必降

禍罰於王也

桑柔

論曰桑柔之序但云芮伯刺厲王而不言所刺之事葢厲幽暴虐之王其政昏亂人民勞苦上下愁怨王之過惡甚多故序不能以徧舉也其於兵役亦是暴政之一事宜或有之然考厲王事蹟據國語史記及詩大小雅皆無用兵征伐之事在此桑柔語文亦無王所征伐之國凡鄭氏所謂軍旅久出征伐士卒勞苦等事皆非詩

義也軍旅久出士卒勞苦是大舉兵也在於朝廷乃一大事宜有所伐主名與其勝敗事迹不應詩無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無其事不知鄭氏何據而為說也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據詩但以桑無葉不能蔭覆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爾鄭以詩言捋采其劉乃云羣臣恣放損王之德者亦非詩人本意也又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者厭亂之辭也鄭以為治國之道當用賢者不惟取喻疎遠又與下文意不聯

厲亦非詩義也其餘小失甚多至其本義理自可見故不復具列也毛於刺厲之詩常以昊天上帝為斥王至此一篇鄭獨以昊天為上天鄭旣不從可知毛説非矣

本義曰桑柔捋采病此下民者以桑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也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為喻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為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為喻也四牡騤騤臣吏奔走於道路也旟旐有翩庶民召集於兵役也此臣民勞苦之辭也暴虐之

政臣民勞苦不息則禍亂日生而不可平夷無國不至於泯滅民人雖衆皆為灰燼矣黎衆也此汎言暴政之為害有國必滅有民必盡旣則歎嗟哀王為國所行之道方頻急如此也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者謂欲止則不知所安欲行則不知所往此臣民勞苦怨訴之辭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者民歸其咎於上之辭也言諸君子本無彊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為令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令人適

遭之爾其實刺禍由王致也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謂不幸生此虐王之時天方降怒於王而臣民遭此亂亡之禍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者不知逃亂之所也多我覯痻孔棘我圉者謂民疲病矣又急迫之以禦捍寇盜為謀為毖亂況斯削者刺王謀事不慎亂日滋而國日削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言王之臣遭王虐政如蹈水火也序爵者謂外則守土公侯伯子男內則在位公卿大夫士也告

誨之者謂芮伯也告王以可憂之事誨王以方令外內守土在位之臣皆有去王之心謂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孰不思往就水滌濯其煩也旣以火喻矣則又曰令羣臣逃禍不暇何能自守善道譬如遇水患者不思逃避以苟免則相與就溺矣是謂厭亂之辭也如彼遡風亦孔之僾者芮伯旣以禍亂日滋而國家日削羣臣各懷去就之心以告誨王可憂可恤而王不能聽如彼遡風而歎未必聞也蓋呼聲者順風則聞

速而遠逆風則難故以為喻也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者言民本無怠惰之心而不逮於事者言王盡民之力於稼穡而重斂之為羣臣祿食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言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者言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而歲又蝗螟為災稼穡盡病哀痛羣臣具列於位如贅疣而使中國卒至荒亂無有同力以念

天災而救患者也其餘鄭氏得其義雖小有不合不害大義者皆可通也故不煩復解

瞻卬

論曰詩云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者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其下遂陳幽王之事也又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者此稱天以戒王之辭也言藐藐昊

天無不能鞏固周室無自為敗亂則上不忝先祖下全爾子孫也而毛鄭以昊天皆為斥王者非也又云徹箴之者亦非也據詩述幽王有人之土田奪人之民人收無罪而說有罪等事直陳其過惡而斥言之者多矣何假徹箴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但謂士多才智者為謀慮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干外事則傾敗人國爾此義不待訓解而可知而鄭謂丈夫陽也婦人陰也及陽動陰靜等語皆其衍說汨亂本義者也匪教匪誨時

維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皆王所親近者其日相親近則不待教誨而習成其性爾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而毛訓寺為近鄭謂近愛婦人寺無訓近之義且詩所刺婦人本不謂疏遠者不暇更言近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者謂婦人不當與外事苟無公事則但當樂其蠶織爾休之義當如心逸日休之休而毛鄭以為休息也謂婦止不蠶而干公事考詩之文義不如此也公事者王后以下所治宫中之内政及共祭祀之事也

詩本義卷十一